

《枣林杂俎》佚文考识

杨 浙 兵

内容摘要:《枣林杂俎》是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撰写的一部重要史料笔记,历来颇受推崇。然因其中部分内容被清政府视为“违碍”,故多以抄本传播,版本情况十分复杂。在国家图书馆所藏五种抄本中,包含通行点校本失收的文字若干条,鲜为人知;今围绕这些佚文及相关信息,试论其价值。

关键词:《枣林杂俎》 谈迁 佚文

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(1594-1657)所撰《枣林杂俎》,分六集十八门,近五十万字,内容极为丰富,其史料价值受到历代学人重视,是一部公认的笔记巨著。另一方面,“谈迁入清以后以故明遗民自居,在其著作中充满了对故明政权的眷恋和对清朝政权的抵触”^①,故而该书遭到抽删、阉割,自不可免。

在高压政策之下,刊印《枣林杂俎》要冒很大风险,因此今天能够见到的《枣林杂俎》大多是抄本;直到清末,文网渐弛,才有宣统三年上海国学扶轮社排印的《张氏适园丛书初集》本;嗣后,刻本、影印本陆续问世。至2006年,中华书局出版罗仲辉、胡明校的整理本,通行学界。是本以《四库存目丛书》影印上海图书馆抄本为底本,点校精审,甚为可靠;但由于《枣林杂俎》版本的复杂性,点校工作受到底本和校本的限制,失收了一些文字。经过查访,发现了部分佚文,以下就《枣林杂俎》版本、佚文的相关信息,略述所见。

—

关于《枣林杂俎》版本的研究并不鲜见,如点校本在《点校说明》中列抄本六种、刊本两种^②;又如张荣进在《谈迁〈枣林杂俎〉研究》^③中,纂集诸家著录,列抄、刊本十余种;又如《中国古籍总目·子部》列六卷抄本(子41120944)三种、十

①罗仲辉、胡明校点校:《枣林杂俎》“点校说明”,中华书局,2006年,第8页。

②《枣林杂俎》“点校说明”,第9页。

③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,2014年。

二卷抄本(子41120945)一种、不分卷附外索三卷抄本(子41120946)一种、六卷附外索三卷抄本(子41120947)一种、铅印本(41120948)一种^①;又如杜泽逊《四库存目标注》卷四三《子部十二·杂家类三》“枣林杂俎”条,叙今存者,有北京图书馆(今国家图书馆)藏清抄本三种、北京大学藏清抄本一种、北京大学藏木犀轩抄本一种、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一种、浙江图书馆藏清抄本一种、台北“中央图书馆”藏抄本三种、台湾大学藏抄本一种、刊本二种^②;等等。

通过研究的不断推进,《枣林杂俎》的版本信息日臻完整。前日于国家图书馆善本古籍阅览室、普通古籍阅览室查访,获见抄本五种:

(一)4020号(善本室缩微胶卷),十二卷,三册,半叶九行,行廿六字;

(二)7552号(善本室缩微胶卷),即清述郑斋抄本,六卷,六册,半叶十一行,行廿四字,粗黑口,书耳题“述郑斋校录本”,钤“海盐张元济经手”、“涵芬楼”、“北京图书馆藏”三印;

(三)14121号(善本室缩微胶卷),杂俎六卷外索三卷,九册,半叶十二行,行廿二字,钤“百川”、“唐鸿学印”、“黄景周家珍藏”三印;

(四)7660号(普通室藏书),三册,半叶九行,行廿一字,第一册首钤“国立北京图书馆珍藏”,第二册首尾皆钤“北京图书馆藏”,第三册首钤“北京图书馆藏”、尾钤“国立北京图书馆珍藏”。

(五)111497号(普通室藏书),一厚册,半叶十行,行廿四至廿八字不等。首叶录四库提要,低一格有题记“寒家旧藏枣林外索三卷,杂录故事,足资考证,大约以时代为次,不分门类,古初以至宋元皆具,独不及明。今得此册,多纪明事,似当时续成一书者,乃一名外索,一名杂俎,各弁一序,且杂俎成于甲申,外索成于甲午,又似后十年追补宋元以前之事。恭读提要所存目,分类记载,岂即以此两书类分十二门耶?他日当访善本于吾故乡旧家考正之。辛卯仲秋自娱斋里后学识”;次叶有高弘图序,钤“张惠言之印”;卷首钤“陈垣同志遗书”、“北京图书馆藏”;卷末钤“北京图书馆藏”、“张惠言之印”。

五种抄本中,前三种已见于多种著录,而对后二种的关注显然有所不足。谢国桢《晚明史籍考》卷廿一《杂记上》“枣林杂俎”条著录二本,一为国学扶轮社铅印本,一为“新会陈氏藏抄本”,明确指出“是书缺页舛讹甚多,新会陈氏藏有抄本,如先帝改谥诸条,皆较此书多出数十字,其他可补此书者颇多”^③,今111497号,或即谢氏所云抄本,而其中佚文,多与7660号相同。以下仅就所见,略作论述。

①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编:《中国古籍总目·子部》第四册,中华书局、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0年,第1717页。

②杜泽逊:《四库存目标注》子部下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年,第1979-1980页。

③谢国桢:《晚明史籍考》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1年,第939页。

中华书局点校本《枣林杂俎》智集有三条有目无文，而在7660号、111497号中尚存^①，兹分述之。

1.《两京宫殿》

本条全文七千餘字，为避繁冗，不录。全文终了，谈迁有一段识语，讲明史源：

《两都》、《二京》，班张侈述，今建业大内，殊不能详。崇祯中，太监刘若愚著《酌中志》，有《大内規制记略》，始尽宸居之概。今孙侍郎北海承泽《春明梦馀录》间本刘氏约之，予又为删润色焉。

今合刘若愚《酌中志》卷十六、孙承泽《春明梦馀录》卷六并此条观之，自有异同；而有意思的是，顾炎武在《天下郡国利病书·江宁庐安》“南京宫殿”后，专门过录了谈迁这一段识语^②。如能开展较为深入的研究，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和《枣林杂俎》的成书时间、创作依据以及当时的各类书籍流布情况，或都能从这一线索中获益。

2.《皇店》

本条，情况和《两京宫殿》相似，存目阙文。

皇店有六：曰宝和，曰和远，曰顺宁，曰福德，曰福吉，曰宝延。盖各商贩货，设提督太监征其税，公廨在宝和店。始自正德，非嘉靖也。《酌中志》云：嘉靖间^③。天启时，魏忠贤提督，委王朝用经理。岁贩貂皮一万餘；狐皮六万餘；平机布可八十万匹；粗布可四十万匹；棉花可六千裹；定油、河油可四万五十篓；烧酒可四万篓，本京所造不预也；荆油可三万五千篓；芝麻可三万石；草油可二千篓；南丝可五百驮；榆皮可三千驮。北丝可三万斤；串布可十万筒；江米可三万五千石；夏布可二十万匹；瓜子可万石；腌肉可二百车；绍兴茶可万箱；松萝茶可二千驮；杂皮可三万餘；大曲可五十万块；中曲可三十万；面曲可六十万；京造细曲六十万；四直河油五十篓；四直大曲二十五万块，约五千斤；猪约五十万口；羊纳三十万。俱有税，马、牛、驴、骡不预也，它货宝石、金珠、铅铜、砂汞、犀象、药材、币帛、绒罽不预也。

探讨明代官方商业活动的文章很多，如郑克晟在《明代的官店、权贵私店和皇店》一文中，就曾专门探讨皇店的设立时间，辨析徐学聚《国朝典汇》、刘若愚《酌中志》等文献，认定应为正德年间开设；而谈迁在本条中，也提到“始自正德”，又特别指出和《酌中志》的歧异，显然可以作为郑氏结论的一条佐证。比

①二本文字小异，以7660号较优，录文据之。

②《顾炎武全集》第13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833页。

③按：此处疑格式、文字皆有抄误，当作“《酌中志》云：嘉靖间”。检《酌中志》，正云“起自嘉靖年间”（刘若愚：《酌中志》卷十六，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94年，第130页）。

照本条和《酌中志》的记载,货品、数量,均有差异,或系抄误,或系史源不同,颇可讨论。

3.《逆榜》

本条位置与点校本有异。点校本置目于《悼灵王》与《禁金银酒器》之间,而此二本在《词林之坏》与《分票》之间(阙《馆陶全城》)。

流寇陷潜山,掠宿松,榜曰“岁值凶荒,君不设救援之策;民遭困苦,臣不垂解悬之仁。林林尸位以伴食,总总备员而苟全。神民共怨,天地难容。今我等亦天地生身,朋友辅德,诸家颇晓,六韬三略,皆知生不逢辰,蹇遭荼毒。一则大户吞并之甚,一则官府科派之繁,致经商无本,耕种无田。飡粥不敷,仰无以事父母;衣食不给,俛无以畜妻孥。身无所倚,控诉无门。尝思赤眉,曾兴于汉末;再见黄巾,亦起于晋唐。古昔皆然,今何不继?由是点集英兵,专封猛将,引类呼朋,莫不一体,而同事合志,且将地利与人和。近闻府县无道,尽怀克剥之心;为富不仁,全无周急之念。贵介者皆容容而苟禄,富豪者尽虎噬而狼贪。三窟藏身,莫不琼其台而瑶其室;违条取债,类皆占其产而拆其庐。谁能发粟以赈贫,孰是因疾而施药?汝等聚而不散。我辈取之何妨”云云。

丙子,盗掠潜山。兵道史可法来援,驻京西天陵寺,其地昂,盖曹操攻张绣屯兵处也。一日,盗单骑突上,吏卒却之。史坐殿上,仓卒语其下曰:“忠臣孝子此刻才见得!”俄贼骑又及寺门,疑有伏,伏未即入。隶人陈凤闻史公语,奋枪出御。贼反,凤追刺擒之。犒凤五十金,归其功部将马应魁。应魁后死扬州。

总督杨文岳购捕张献忠图形。作《西江月》一阙曰:“这是谷城叛贼,而今狗命垂亡。兴安平利走西方,四下天兵赶上。欲要闪身无路,单人黑夜潜藏。军民人等绑来降,玉带锦衣升赏。”

按,“陷潜山”者,是张献忠的部队;榜文既为张部所发,故称“逆榜”。榜文文白混杂,偶有错误,藉此可获知这一时期张部的人员构成等信息,是研究明末农民战争的一条有用材料;其后所附史可法、杨文岳事,又可具人物传记之后,用资参考。

三

通过查对国家图书馆藏本,除有目无文的三条得到完整增补之外,还发现另外两条,包含大量点校本不载的阙文。

1.《熊廷弼王化贞》^①

(叶相国向高于万历癸丑主礼闱,录王化贞。其抚辽也,沾沾自喜。适福清再召,驰书劝驾,谓大功指日,待入朝为封拜地。福清又梦如之,故

^①此条据7660号过录,文字疑有舛误,暂从;括号中为点校本原有的内容。下条同。

入朝专右化贞。及事败，同熊廷弼论死。)^①

时爰书曰：奴酋之猖獗也，辽阳失，都城惊。此正主忧臣辱，枕戈待旦之日也。我皇上不难拔化贞于监司，起廷弼于田间，畀以军旅重任。可谓非常之宠遇也。在昔侠士犹为知己死，况两人颇以豪杰自负，感恩图报，宜同心戮力，灭此卜而后朝食。其济则爵列通侯，垂功名于春秋；不济，则以死济之，岂不毅然须眉丈夫哉！不虞其闹炒一场，挈河西拱手逆奴，竟以一逃结果也，试问今日辽水辽山竟属谁家？数百年相传疆土沦于夷狄，数百年生灵赤子化为左衽！孰是经略？孰是巡抚？酿此丧乱，望风先遁，罪将谁诿乎？不于大公案处一眼觑着，一口道破，而区区拾纸上之残唾，争长竞短，强生分别。吁！亦左矣。王化贞受任于败军之际，广宁危于累卵，只手撑持八阅月，呕尽心血，费尽气力，人谁不怜之？但生来是一朴实人，全不知伪用□而反为□用，用间而反为间用，甚至友逆奴如孙得功辈，日侍左右而不悟，认贼作子，伎俩可知。可敢口口声声要战、要渡河。及至胡笳一鸣，风鹤皆擎鼓，铁骑尚隔在百里之外，而弃广宁如敝屣，匹马逍遥，前追逃者之蹶其后，而惊魂迄今未定也。哀哉！化贞有忧国之心而无经国之智，有吞胡之志而无灭胡之才，是天下热心人也，是天下痴心人也。事已到此，安所逃也？宜服上刑以正厥辜。前熊廷弼才识气魄，睥睨一世，往年镇辽而辽存，去辽而辽亡，关系亦非小可。身起经略，居然以卫、霍自任，人亦莫不以卫、霍望廷弼也。入都之日，儿童走卒焚香□拜，喜其来而悲其晚。即我皇上，赐剑赐蟒，侑以金帛，饯以九卿，殊宠异数，近世未有。廷弼何以仰答眷知，副此千载一时之盛际也哉？近惟初出关门，即有扼吭山海之旨，识者已知其无意于广宁矣。抵关以后，却微有可观，如言我不宜浪战，而□不足尽信，永芳降情之难测，广宁人心不固，语语若持左券。其料事之智，岂不远过化贞哉！然其刚愎之性、虚懦之气，牢不可破。以争毛文龙功罪一事开衅化贞，水火之形既分，玄黄之辨遂剖。今日具一疏，明日出一揭，笔锋舌阵，相寻不已；而蒐乘训士，励兵秣马，凡可以为守备计者，悉等闲置之。迨□骑动地而来，错愕不知所出，急急飞檄督战，若将曰：胜可成吾名也，即败亦可验吾之言也，吾已筹之熟矣。不知前后矛盾，战不成其为战，守不成其为守，反以巧而成拙也。虽欲引平日主战主守之说以求减其罪，可得乎？向使□警告急之日，廷弼肯仗义誓师，或卷甲疾赴广宁，提一剑以定祸乱，或固守右屯，收馀烬以图恢复，反败为功，死且不朽。计不出此，一闻大兵溃败，疾呼不救，先奔榆关，尚思平日何等威风，一旦作此举动，岂不负国恩而遗笑于天下乎！即有盖世之气、料事之明，亦不足以赎丧师失地之罪。嗟嗟！封疆大臣失守封疆，国有定律，百口何辞。乃鞫之日，刺刺不休。前谓不与化贞科，诎知功

^①已见于罗仲辉、胡明校点校：《枣林杂俎》智集，第65页。

罪一体之明旨昭然。即廷弼与化贞书,亦有吾两人同功罪祸福之语,何至今日而移易其说乎!廷弼试扪心自思,丧师失也同,抱头鼠窜同,而其罪安得有差!胡不引从前经略观之也?比之袁应泰,反欠一死;较之杨镐,又多一逃。若厚诛化贞而廷弼少及于宽,政罪同罚异,非刑也。不惟无以服天下万民,亦恐无以服杨镐、应泰之心矣。宜用重典,以警将来。说者两人皆国之大臣,古在八议之列。臣等读苏轼刑赏论云:皋陶曰杀之三,尧曰宥之三。臣等附于执之义。若不测之特恩,是在皇上,非法官敢轻议矣。

熊初自间阳驹走榆关,以敌且立至,在道焚城堡庐舍,恐为敌资;而敌竟不至。流人颇怨之。王化贞每对簿,赂途之人颂以晋熊。又福清当国,爰书轩轾,隐可推也。

按,本条佚文颇为“隐蔽”,因为点校本所存百馀字,已是一条完整的记载。今补一千四百字,可以说较大程度地丰富了这一条的内容。“爰书”所载,今于沈国元《两朝从信录》卷一三、陈建《皇明通纪辑要》卷四八中可见,字句有所差异,可供相互参订。末段系谈迁于熊王之案的评议,立场比较鲜明,认为熊廷弼获罪原因一为坚壁清野、一为王化贞陷害、一为叶向高对“爰书”施加影响,可备一说。

2.《先帝改谥》

(先是张藐山总宪同予私拟先帝尊谥,予拟“烈宗”,总宪善之,即拟“烈宗敏皇帝”。以语高相国辈,金曰烈宗断不可易。相国曰:“《尧典》‘钦明文思’,独思字未谥,以谥先帝何如?”各称善。居亡何,宗伯顾锡畴奏拟“乾”。)^①宗。

相国定思宗烈皇帝,寻锡畴及忻城伯赵之龙同日请改谥,不允。明年,给事中李清请改谥。命改毅宗,不颁诏。夫“毅”,乃武宗尊谥,今庙号犯之,古未有也。秽相寡味,曷足论哉!唐昭宗既谥,起居郎苏楷谓前有司谥先帝曰“昭”,名实不称,上疏驳议。太常卿张廷范上恭灵庄闵皇帝,庙号襄宗。改谥覆轍如此,曾未深考耳。又宋高定谥,或谓宜谥尧宗,太常丞崇安詹体仁言谥法虽有之,于古无据,大行皇帝功莫盛中兴,请比殷武丁,谥为“高”,议遂决。噫!今之乾宗,犹昔之尧宗也。

按,这一条和上一条相似,同样是今存文字“自给自足”,抑或某一传抄阶段,为人有意截削?俟考。议定崇祯皇帝的谥号、庙号,是南明朝廷的“国是”之一,涉及人物甚广,牵涉立场、关系极为复杂,在多家著作中均可见到讨论,各有是非,因与本文无涉,不做深入讨论,而谈迁引据唐昭宗、宋高宗之事立说,颇有特点,值得思考。

①已见于罗仲辉、胡明校点校:《枣林杂俎》智集,第93页。

四

在国家图书馆善本室查阅缩微胶卷,同样有所收获,亦补得一则佚文,并
有其他发现。

1. 佚文《马》

(长乐监,辖广宁、开城、黑水、安定四苑。灵武监,辖清平、万安、武安
三苑。共)^①地十七万七千馀顷,马一万四千馀匹,牧军三千三百馀人。田
重牧轻,皮肉收银三两有奇。按制,先定州县田税,后以隙地为牧,本自相
间。嘉靖三十一年,平凉通判嘉定陈应祥举籍平固以北皆为牧地,民村落
室庐皆废为牧。平凉府志

滁州种马,每儿马一匹,人丁十,丁田三百亩;骡马一匹,人丁十五,丁
田四百亩。各领养外,十丁养牛一只,额分犍牛、犝牛。每群一匹定价,本
色马二十两,折色马十八两。滁州志^②

按,明代马政关系重大,在这一条中,引述方志所载田、马、人、银数目甚详。顾
炎武在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中曾以这些数据评论马政得失^③,从《两京宫殿》过录
谈迂识语来看,顾氏的数据来源有可能是《枣林杂俎》里的文字,而非得自对地
方志的查证。

2. 分条

点校本根据参考的本子,在《枣林杂俎》义集《彤管》中,列了517《女士》、
572《寄夫诗》、573《黄莺儿词》三条^④,而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阅览室缩微胶卷
4020号中,《寄夫诗》、《黄莺儿词》二条,都跟在上条《女士》下,且与“黄安人”共
在一段,并未单列。这显然是更加合理的编排,因为:

黄安人,遂宁人,尚书珂之女,为修撰杨慎继室。慎戍滇南,博通经
史,工笔札,携之戍滇南。后慎奔父丧,安人留于蜀,应家政。闺门整肃,
诗不多作。慎有诗答妇,又别和三词,皆不及也。

而《寄夫诗》中“雁诗(4020号作‘飞’)曾不到衡阳,锦字何由寄永昌”,《黄莺儿
词》中的“无情征雁,飞不到滇南”,显系黄安人在川、滇所作,寄赠杨慎的,单分
出去,列成两条,未见其是。并且点校本《黄莺儿词》下,又系有“刘雪琼”、“黄
幼藻”、“陆静”、“邓铃”、“王素娥”、“陆卿子”、“李玉英”等妇女事迹,亦不合适;
如无《寄夫诗》、《黄莺儿词》二目,其中的内容都归于“黄安人”条,则这些人的
事迹与“黄安人”条一样,同属《女士》,则较妥当。

3. 其他信息

佚文、分条之外,各类信息仍多。同以4020号为例:点校本《空玄》目录最

①已见于罗仲辉、胡明校点校:《枣林杂俎》中集,第500页。

②此条据国家图书馆善本阅览室缩微胶卷7552号过录。

③《顾炎武全集》第15册,第2053页。

④罗仲辉、胡明校点校:《枣林杂俎》义集,第284-285页。

后,有“天主教附明教”条,而该本则在《空玄》部起首“空玄”二字下注“附天主教”;《纬候》部“火把节”,该本作“火节”,文中“阿南夫为人所俘”,该本作“阿南夫为人所杀”;该本《名胜》部“温泉”条后有签条“浦口城东北陡冈前有汤泉,余目验之;又贵州石阡府城外温泉,浴之已癬疥,此泉下有丹砂,非硫磺也,极难得”;等等。该本又有若干签条,直云“此处抽出应毁某某一条”,都是不容忽视的历史信息。

五

在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,还曾调阅一部上海国学扶轮社的铅字排印本,其中《先帝改谥》一条本来残缺,至“乾”字而止,但后面用笔补了全文,同时全书还有一些校对符号和编辑痕迹,也就是说在这一版出版之后,还有人陆续进行了订补工作。因此,即使是已经参考过的本子,在同版异书的情况下,进行调查,也是很有必要的,里面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。

囿于时间限制,仅赴国家图书馆一处查书,亦未能通校所见各本,各抄本的错字又未能一一校正。如能遍访诸本,逐本通校,《枣林杂俎》的整理工作必将取得更多进展。今撰此文,期为广大研究者提供几条线索,引发对《枣林杂俎》研究的兴趣,继而推动对谈迁、对明清之际士大夫著作、生态研究的进一步深入。

【作者简介】杨浙兵,桐乡市图书馆。研究方向:地方文献、地方史。